

重点推荐

《收获》首发贾平凹新长篇《河山传》
演绎大世界中的小人物故事

“因出生于乡下，就关心着从乡下到城市的农民工，这种关心竟然几十年了，才明白自己还不是城市人，最起码不纯粹。”在最新一期《收获》里，作家贾平凹交出了他的第20部长篇小说《河山传》。

《河山传》讲述了陕北农民洗河来到西安打工，辗转漂泊中邂逅了民营老板罗山，从此演绎出一段段小人物与大世界之间发人深省的故事。作品承袭了世情小说、笔记小说和志人小说的传统，以时间为经，人物与事件为纬，讲述了1978年至2020年间几代进城农民的故事。

日前，《河山传》首发仪式在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贾平凹文学艺术馆举行。围绕“小人物大世界，小悲欢大情怀”，贾平凹与《收获》主编程永新、评论家潘凯雄、王尧、张学昕展开五人对话。



一直在为时代画像

《河山传》写于2022年春天到2023年的夏天。贾平凹说，回顾几十年的社会发展，他希望在这部小说里把中国人的生活状况、精神变化、风气流转、人性变化写出来，把自己的所观所感所想写出来。“社会现实越复杂，越需要作家关注这个社会，研究这个社会，打量这个社会，这样你才能有自己的发现。不然你看到了什么？你发现了什么？你看到了别人没看到的地方，你发现了别人没发现的地方。”

《浮躁》《高老庄》《秦腔》《带灯》《河山传》……贾平凹在《收获》发表过多部作品。“贾平凹一直在为时代画像。他是时代的记录员。”程永新说，“一个优秀的作家，总能精准地抓住时代特征并表现出来。”

程永新进一步分享道，《河山传》可能是贾平凹作为优秀作家一生追求的作品，他所有的作品连起来就是一部河山传；第二，贾平凹作品里始终有一个潜文本，那个潜文本和隐藏的视角是他的精神原乡，是一个住在城里的农村人在不断地观察生活；第三，《河山传》体现了贾平凹强大的想象力和洞察力。大部分长篇小说没能留下一两个精彩的细节，《河山传》却能通过大量的细节一点一点地往前推进。

写出了小人物的悲喜

“《河山传》密集的细节把人物写活了，里面写到的农民工、小保姆、民营老板，真的只有在中国的这四十年里才会出现。”潘凯雄形容道，贾平凹是“文学界的劳模”，而且一直在一条水准线之上，给读者们带来惊喜。在其第20部长篇小说（《河山传》）中，贾平凹把整个国家、整个社会、整个城乡关系都展现得淋漓尽致。“到目前为止，我觉得《河山传》在他个人作品里是很特别的一部，放在四十多年的长篇小说史，放在每年新出版的一万册左右的纯文学长篇小说里，也是绝无仅有的。”

在王尧看来，《河山传》为文学界重新认识贾平凹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角度或者路径。它延续了“小人物大世界”的整体框架，通过大量小人物的细节，勾勒出了连贯的历史脉络。

看了《河山传》，他脑海中冒出的一个关键词是“重叠”。所有小人物的细节、插曲、变化叠在一起，所有社会人情、伦理叠在一起，贾平凹在这个意义上写出了当代中国的变化，写出了人的命运的偶然性和不寻常。“贾平凹创造了他的文学世界。在这部新作里，我们看到了人的命运，看到了命运的不确定性，而不确定性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想象。”

张学昕回顾了贾平凹自《废都》以来的文学创作，他想到了日本导演小津安二郎——能通过很少的镜头，把人物拍得具有神性。“我觉得贾老师是最接近当代中国现实的作家，他能够写出中国最敏感的问题，有一种象征性的延续，是一种时代生活的隐喻。”

写作的乐趣更在于折磨

贾平凹坦言，写作的乐趣在于自在，更在于折磨。这如同按摩，拍打疼痛后的舒服。《河山传》的进度并不快，每日写几千字或几百字，或写了几百字几千字后，又在第二日否决了，拿去烧毁，眼看着灰飞烟灭。

在后记中，他提到理性和感性如何结合决定了人的命运。《河山传》中的角色如此，他也如此。“写作中纵然有庞大的材料，详尽的提纲，常常这一切都作废了，角色倔强，顺着它的命运进行，我只有叹息。深陷于泥淖中难以拔脚，时代的洪流无法把握，使我疑惑：我选题材的时候，是题材选我？我写《河山传》，是《河山传》写我？”

程永新由此发现了两点。一方面，贾平凹一直在向传统学习，从《世说新语》《史记》等作品中吸取养料，另一方面，“我写《河山传》，是《河山传》写我？”又是一种非常现代的悟道。

“这些年，他还始终关注年轻一代在想什么，在写什么，所以我觉得老贾用一生的追求在写一本《河山传》。这部大书，也是《河山传》在等他。”程永新说。

据悉，“收获首发”是收获杂志社最新策划推出的系列活动，以《收获》杂志首发的长篇小说为核心，定期邀请中国当代一线作家和评论家举办形式多样的文学活动，旨在集聚中国文学最佳原创精品，推举中国文坛最新顶流作品。

据澎湃新闻

书香滋味

五千年的重量

——《秋雨散文》印象

□王旭东

《笔墨祭》《夜雨诗意》《藏书忧》三篇在《秋雨散文》中基本上可以归为一类，即“个人情致书写”型。文章通过对“笔墨”“夜雨”“藏书”这些文化意象的感悟，有力透析了一个受传统文化浸染的学者对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的思考。

尽管作者充分意识到了现代文明对改造传统文明的意义，但从字里行间，我们分明感受到余秋雨心中更多的是传统与现代的抵牾，在心灵深处他更倾向于传统文明。如文中所说，“去一趟四川恨不得能买到当天的飞机票，但家里挂的却要一幅描尽山道奇险、步履维艰的‘蜀山行旅图’”“再现代的人也愿意一再地品味苦涩的秋雨，然后踩着泥泞走向未来”。传统文明强大的磁场是任何人都无法摆脱的，处在历史中的个体只能在两个强大的磁场间舞蹈，无奈而凄美。

《乡关何处》《牌坊》《老屋窗口》《庙宇》《沈老》《大伯公》则属于另一类，即“故乡情结书写”型。“沈老”“大伯公”从远离故土的“异乡人”精神上的故乡出发，写“走在外面没完没了思念”故乡的漂泊者们，既渴望故乡又不愿真正回到故土的两难。如李白、冰心、艾芜。最典型的是那位怪诞的留学生：“他朝着东方，朝着亚洲，一个国家一个国家逛过来。逼近中国了，却先在国外转悠。”这种漂泊欲念与回归意识的二律背反，悲壮而苦涩，读来让人怦然心动。

杨梅、霉干菜、河姆渡、上林湖的碎瓷片，与庙宇、老屋、牌坊一起，成了“有意味的形式”，构建作者心中永远的故乡。与这些象征性造型一起出现的，是一个个在中国五千年文明史上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人”，比如王阳明、黄宗羲等等。

文明与蒙昧并存，光荣与耻辱同在。这就是作者心中真实的故乡，是作者心中“碎成了碎片而又依然光亮，让人神往而又让人心酸的文明”。

